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赵焕亭卷

奇侠精忠传

(第二部)

赵焕亭◎著

民国志侠小说典藏文库
奇侠精忠传
第二部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赵焕亭卷

奇侠精忠传

(第一部)

赵焕亭◎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奇侠精忠传·第二部 / 赵焕亭著. — 北京 : 中国
文史出版社, 2019. 3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赵焕亭卷)

ISBN 978 - 7 - 5205 - 0835 - 3

I. ①奇… II. ①赵… III. ①侠义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64919 号

点 校: 顾 臻 杨 锐

责任编辑: 卢祥秋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 69 号院 邮编: 100142

电 话: 010 - 81136606 81136602 81136603 (发行部)

传 真: 010 - 81136655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28.75 字数: 499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5.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第五集

- 第一回 杏花村叙旧说邪气
马差官荐贤人福府 3
- 第二回 述豪情夜盗火云驹
趋公府途逢花嘴豹 10
- 第三回 额公府刺客祷三槐
龙母山戾气钟一孽 17
- 第四回 老峒主临终托约法
猛柳邓慑众斗凶牛 24
- 第五回 恃奇术小试邪心
摄生魂又作淫孽 31
- 第六回 巧脱牢笼浪游黔楚
相逢意气结客仙榴 38
- 第七回 长沙府凌鲤闹监牢
大姚山杜照讲贸易 45
- 第八回 孔雀峒两客觐跳月
葵花寨三保款雄宾 52
- 第九回 羹尝不乃巧试祝由科
禁犯插青险遭苗女卡 59
- 第十回 落苗寨奇缘逢石女
得宝剑救友走山峒 67
- 第十一回 踏寨路剑斩栽骨瑶
拯药客乔探人胙瓮 74

第十二回	凌壁虎夜战中鱼梭 石姑姑选婿得鸳侣	81
第十三回	显奇能争道飞索桥 击警鼓大闹葵花寨	88
第十四回	大姚山两寨释前嫌 永绥厅半生素罪卒	95
第十五回	半生通好龙母山 杜照献媚藤筋具	101
第十六回	趁庙会狭路逢仇 劫牢狱官衙溅血	107

第六集

第一回	大姚山苗众称兵 雷泽镇英雄奉母	115
第二回	结义士朝奉说官情 擒剧盗雷扬报友德	122
第三回	避深山贤母识兵氛 感寒疾孝子求医士	129
第四回	策永绥吴石分兵 陷长水官绅死节	136
第五回	吴半生永绥困总镇 雷义士急难闯危城	143
第六回	立首功刀劈罗赫 挫敌焰弩射石姑	150
第七回	战永绥雷石大交锋 据赤霞黔楚小遭劫	157
第八回	逞凶锋里正遭奇辱 探乱状燕市遇同人	164
第九回	结新欢田禄纵淫风 思旧好花娘起痴念	170
第十回	杀人亡命石卜起雄心 客路求浆水祝说邪教	177

第十一回	太白山村姬遇假虎 大宏寺勇士戮奸僧	183
第十二回	救羈穷义心显本善 触教友邪法动微机	190
第十三回	拯贫妇夜探坝口街 规教蠹巧逢高天德	196
第十四回	冷田禄仗义金水坝 高天德邀客青梓林	202
第十五回	慨谈教理大有深心 渐露恶端忽逢不若	210
第十六回	堕一念泉狐恣淫孽 识四魔虎鼠结邪缘	217

第七集

第一回	话椎埋群魔小聚会 议酒食一窃入牢笼	227
第二回	闹婚堂李七入瓮 闯洞房田禄采花	234
第三回	毁家书田禄伎于杨 访乡友鸣凤得损益	240
第四回	小客寓两友谈心 大教场群英较艺	246
第五回	平苗策揆文奋武 经略府寄柬留刀	252
第六回	额经略奉诏讨红苗 滕壮士乔装寻侠女	259
第七回	真壁虎巧赚叶倩霞 假铁口大闹芦花港	267
第八回	激滕芳改计刺苗渠 赴大姚无心逢贼侦	274
第九回	逞雄心两侠入危途 摆疑阵二憾探秘计	281

第十回	石门谷误饮柳花香 鹿芝坪奇观藤棒舞	288
第十一回	滕叶被困浴日楼 凌雷大战永绥邑	295
第十二回	得警闻三保下山 感意气长兴斫阵	302
第十三回	勇长兴匹马战苗渠 莽逢春西乡闻喜信	309
第十四回	赴黔楚双侠从军 开坛会三槐闹教	315
第十五回	劫运将开奸民逢妖道 雨窗闲话老妇说神君	322
第十六回	元会镇隐识邪氛 关帝庙忽逢难女	330

第八集

第一回	审金姐侠徒知恶霸 闹东村教目逞凶锋	339
第二回	伏魔庙神刀斩铁腿 徐妃村双侠访黄冠	346
第三回	叩前途喜遇癫师 走深山惊逢长狄	352
第四回	诛夜叉双侠出险地 会赤霞吴逆得妖雌	360
第五回	额经略雷门据胜 乌苏拉午夜偷营	366
第六回	德将军大战赤霞关 杨逢春巧岔永绥道	372
第七回	石三保焦铜设毒弩 王树风邪法诅生魂	379
第八回	勇于益破邪兼断手 憨逢春寻贼转窥春	384

第九回	赴雷门遇春荐弟 克长水杜照输诚	392
第十回	觐卦板引出叶滕踪 盗异草喜逢向导客	399
第十一回	滕荟探险鬼母峪 鲟神示异鹿芝坪	406
第十二回	示道术纛纛嘱慈言 赴军营逢春得健仆	413
第十三回	死松桃忠魂入梦 战柳邓文吏鏖兵	420
第十四回	蜗角岩冷武争功 车轮战杨芳困敌	426
第十五回	叶倩霞飞剑刺洛端 杨遇春挥泪斩凌鲤	432
第十六回	访高士捣穴擒渠 为美人割袍断义	439

第五集

第一回

杏花村叙旧说邪气 马差官荐贤人福府

哈哈，光阴真快！作者笔墨与诸君相违，又有好多时了。便如展阅名家山水长卷一般，正看到千岩竞秀、万壑争流时，忽把来收藏起。岂不闷煞人、想煞人！今喜岁次甲子，国运当亨，作者再来献丑，为诸君寿如何？

闲话少说，书归正传。且说那老翁忽见遇春无状，抢上要打。遇春一声冷笑，刚要放对，却被一人如飞从后抱住，回头一看，却是杨芳。遇春还待挣膊，那老翁已怒喝道：“杨兄来得正好，莫放掉这青皮！俺马某在京闯了一辈子，他居然要吃我的炸酱！”说罢，一捋长髯，十分矍铄，原来他和杨芳本厮熟的。

当时杨芳大笑道：“且莫争吵，两下里都是自己人。”遇春听了，先是一怔，只得和那老翁彼此唱个无礼喏。杨芳又给两人一引见，遇春方晓得那老翁姓马名宽，旧在京营中充武职，近来却在福公爷安康府内当差。京城勋贵素讲交接，与额侯府时通声气，所以马宽素识杨芳。

遇春听了也没在意。当时马宽听得遇春姓氏乡贯，虽不在意，却暗暗惊异他英气勃勃，不由两手一张，大笑道：“说起这匹骡来，却有缘故。方才遇春兄来得太鲁莽点儿，今好在都是自己人，便好说咧！”说罢，向街转角一指道，“前面便是敝酒楼杏花村，便奉屈饮叙一会儿何如？”遇春方要逊谢，当不得马宽老兴甚豪，一把拖住，即命杨芳扯了骡，跟在后面，直奔酒楼，将这里肆中人都望得互相惊异。

有的便道：“这匹骡倒是不错，他们武家子是见不得好脚力的。”

不提众人说隔壁话，且说马宽拖住遇春，大踏步走进酒楼门。这座楼共有四层，十分华丽高敞。最上层都是幽室雅座，铺设整齐，自不必说，终天到晚，酒客纷纷，生意十分兴旺，便是马宽资本所开。当时楼中酒伙见东家到来，一字儿垂手肃立。那柜上先生有六十余岁，早笑吟吟眯齐老

眼拖了条弯虾似的小辫儿哈着腰走来，一面前导，一面指挥酒伙，就要上楼。

马宽皱眉道：“楼上面窄窄逼逼，俺性儿受不得，倒是后面敞厅不错。”那先生忙道：“是，是。楼上本来人杂乱，近来阔少爷们都讲挑眼起刺、玩标劲儿，你老人家哪里看得惯？”说罢，一面引路，一面向遇春道，“尊客你不晓得，这头号冤大头都出在北京地面。去年春间有位阔少，他百样菜蔬不用，定要吃个糖拌屈屈芽（即苦菜。《毛诗》中“谁谓荼苦”即此物）。又要根白如玉，芽梢上带点儿胭脂色。这物件虽稀烂贱，只是一时间没处寻去。他便大笑道：‘原来偌大一个杏花村，这一手儿便僵住咧。俺便有大钱大钞只好带回去咧。我们肆里有个半吊子徐伙计，听得有些不服气，便道：‘您别这般说！您要是不拘价，俺便给您寻去。’阔少道：‘好，好！大爷有的就是钱！’徐伙计一听，抽头便走，果然不多时寻得来。原来他有个亲戚，家下开花厂子，专以烘焙些非时菜蔬渔利，其中便有这屈屈芽一物。当时阔少大嚼罢，连连道好，以为贵到家不过三两串钱罢了。少时，徐伙计笑吟吟开进饭账，他一看，大跳道：‘啊哟哟，岂有此理！这不是开玩笑吗？你这等唬人（北京谓捉瘟生曰唬人）玩，倒不如打杠子去，岂有一盘屈屈芽便值五十两头之理？’徐伙计道：‘您别动气。俺方才赴丰台庄（在京西数十里，产芍药，其地园圃极多，菜蔬所聚），跑煞了一匹走马。又为掘这芽儿，踏坏人家四亩园。您算算，俺只算您五十两，是再公道没有了。’阔少听了，只得忍个肚子痛。”

遇春听了，微微一笑。说话之间已到后面敞厅，果然宽豁得很。这当儿，杨芳已系好骡，随后趲来，于是宾主相让入座。那先生却亲自捧上香茗，敬待东翁点菜。马宽便道：“俺们随意小酌，你只拣齐整可口的酒菜来就是。”先生唯唯，方要趋出，杨芳却笑道：“马丈怎的忘了那一桩儿？我想遇春兄一定也喜吃的。”马宽笑道：“是呀，既如此，便添个大齏酥烧肥羊肉。”因向遇春道，“杨兄不晓得，俺肆里这样菜是九城驰名，和什么福仙居的黄焖肉，都见过《都门纪略》的。”说罢大笑，举茶相让，又笑道，“老兄端的好手把儿！那会子一拦骡儿，若非俺这老骨架还承当不起哩！”遇春听了，深致不安。

杨芳这时却替遇春撑起门面，便将遇春种种本领并入都应试之意一说。马宽喜得手舞足蹈，一竖大指道：“今科武会魁一定是遇春兄咧！”遇春愧谢过，便将自己在店失骡之事一说。马宽笑道：“这不须提咧，京中小窃最多，俺买此骡为时不久，一定是买了窃赃，今便相赠就是。”遇春忙道：“那么马丈破价几何？”马宽笑道：“啊哟，您这句话却不够朋友

咧！”杨芳便道：“马丈为人伉爽不过，时斋兄不必再提咧。”于是遇春深深致谢。

这当儿，酒菜端上，三人便且谈且饮。马宽笑向遇春道：“贵省端的好风景！提起此话，有二十多年。俺奉兵部差委，曾向贵省去了一趟。那时节风气淳朴，俺沿途见庄户人家真是享太平日月，不似而今各处不安定。”因向杨芳道，“刻下黔、楚间红苗乱起，你们额府想早知消息吧？”杨芳道：“正是哩！”因将在额府所闻征苗消息细细一说。马宽掀髯道：“我看这次军功脱不了是额侯爷的哩！刻下该省告急书雪片似的，不久皇上定要命将出师咧！”

正谈得热闹，热腾腾大脔酥烧肥羊肉端将上来，用青花大瓷盘盛定，果然美味非常喷鼻儿香。马宽举箸一声“请”，三人便狼吞虎咽，个个称美。酒过三巡，盘中却有连筋骨的一大脔，再也拨置不开。

杨芳便道：“等我寻柄小刀去。”遇春道：“不须去寻，俺这里便有。”说罢，由怀中掏出金错宝刀，铮然脱匣，将大脔一顿切割。拂拭净余垢，方要韬起，只听马宽失惊道：“噫，噫！”遇春忙一望，却见他捧着刀匣，只管沉吟，忽地带笑将遇春端详半晌，猝然问道：“遇春兄贵籍是四川重庆？城居呢，乡居呢？”

遇春道：“舍下世代乡居。”马宽耸然道：“哦，那么贵乡何名？”遇春道：“敝村名叫腾蛟。”马宽听得，一面掂弄刀匣，一面直站起来，急问道：“贵村有位宿儒，人称杨秀才的，和足下还是一家吗？”遇春悚然立起，敛容道：“那便是先父，不知马丈何以问及？”

马宽大笑，登时一拊遇春之背道：“时斋老侄！你长称俺，俺竟不须谦逊了。你可知你诞生之初，俺便和尊公偶然相遇，特赠此刀，与你取飞腾之兆吗？”说罢，拂拭老眼，满脸堆笑。

这句话不打紧，不但遇春失惊，便连杨芳都怔住。于是马宽连说带笑，将当年路过腾蛟村避雨一段事一说，又叹道：“当年俺还有个同事差官王朋友，可惜他早去世咧。”遇春听罢，约略记得母亲说过，此刀是一马差官路过所赠，却不料便是马宽，当时不由又惊又喜，又因忽遇父执，未免又增悲戚之意，于是恭敬敬向马宽叩拜下去，重新叙晚辈之礼。马宽这次半扶半还礼，登时亲热得不可开交。杨芳一旁也是眉欢眼笑。大家重整杯斝，好不高兴。

马宽便道：“刻下用武之秋，福公爷极能提拔人。时斋如此才略，便随我到福府中，定有际会。啊哟哟，俺是老没用咧，俺若退转二十年，这次黔楚军兴，还定要去玩一下子。”说罢，白须飘动，哈哈大笑，矍铄如

画。遇春听了，连忙称谢。

正这当儿，忽听肆门外人声喧动。杨芳趑去一望，却见街心站着两个游方僧人，都生得凶眉暴眼，黑面短须，披一件破袈裟，赤着两条黑毛腿，髀贯铜环，足踹草鞋。头一个身背红旗四面，手秉一杆大方旗，一手执大铜铃，摇得震天价响。后面一个更为作怪，却用浓粉涂得脸如吊死鬼一般，身背明晃晃钢刀四把，用彩绳将胸背缠得花花绿绿，又特地将余绳结做个蛇头模样，昂起胸前，一手焰腾腾执了一股香，那一手却掐着剑诀。另有一短胖僧人，身背黄布药袋，一面做嘴脸，一面念诵道：

天清地宁，疠疫藏形，仰吾教法，百事吉贞。海濞山陬，吾教潜通，丹药济世，普渡群氓。结万人缘，扬教主风，千山万水，不碍虔诚。

一面念诵，一面捣药，引得街坊上人拥拥挤挤，竟有许多人将钱买药，顷刻间得钱甚多。杨芳正在诧异，那柜上先生瞅了一眼，却唾道：“又是这干宝贝！据说他们是湖广一带的游僧，离离奇奇地来京卖药。对人谈起来，没头没尾，刚说几句和尚话，又说几句道士经。总言之是劝人修好，必能所欲从心，真是想富就富，想贵就贵。因为他们教主神通不过，就有好事的专去搜根，问他是什么教门。他初还不肯说，后来方约略说起湖广一带新兴一种教门，名白衣教，便是供奉白衣大士为宗主，硬编造出一种经，名为‘白衣神经’。据说有神通不可思议，所以此教十分兴旺，蔓延甚广。人家便问道：‘你既是白衣教，为何还僧家打扮呢？’他笑道：‘俺们这教何等人都有，僧家不僧家没相干的。’杨爷你说多么可怪。依我看，都是咱这里什么西山活佛招惹出来的。俗语道得好：‘无孤魂不招野鬼。’你想天子脚下，还被个乡下妈妈子张李氏闹得一塌糊涂，那外省自然越发离奇咧。”

杨芳听罢，甚以为异，便趑转将所见所闻一说。遇春先皱眉道：“这教门却作怪得紧！一定是些妖民。难道地方上就不禁止？”

马宽叹道：“现在官中事真也难说。即如北京百官，但只一味撮合相爷的臭屁股，谁肯管别的闲事。便是去年冬里，忽地大家小户惊传夜间有妖人来剪头发，大家彻夜里鸣锣击鼓，不敢安睡。起初官中不肯信，一般地挂出四六句的告示晓谕居民，说些个邪不侵正的冠冕话头。无奈坊官、厅官不断地接居民报告，不是这家老头儿小辫掉咧，便是那家小媳妇忽变成师姑咧，并说得奇奇怪怪。有的说似梦魇一般，明觉得有人持剪唰唰地

剪；有的说眼睁睁见一扁人儿由门缝挤进，虽心头清醒白醒，就是动转作声不得。

“坊厅中接报，还强挣着不信，合该一时买假发假髻的晦气，竟一律被官中封闭了生意。哪知全不相干，那剪发异事越闹得凶。后来有一家新婚夫妇，小两口方睡得一夜，次晨新媳妇一睁眼，见鸳鸯枕上老实实卧着个和尚。那新妇方惊得赤身出被，不想和尚醒来，也惊道：‘晦气，晦气！你是哪里的师姑？为何跑到俺床上来？’两下里仔细一看，不由越发互相惊怪。这事一哄，闹得本家老主人垂头丧气。无奈喜事当儿，贺客正多，只得强勉应酬。

“贺客中有一少年，甚有胆气，闻得此事，便笑道：‘人都说得剪头发的事作怪，我倒要看看是什么妖物作祟！’他和那新郎本是表兄弟，于是悄悄和新郎夫妇计议停当，登时买来假辮髻，夫妇扎括停当，依然绿鬟乌云。少年也自去预备应用之物。二鼓以后，他便伏在新房外面偷窥动静。待了一霎，忽地虚庭中一阵风吹过，噉噉有声。时当月望后，趁月光看得分明，就见有两个矮人儿鬼头鬼脑，步履飘忽，便似不踏地一般，直着眼便奔新房。少年一见，登时厉声大叱，手一抬，施展出一宗法宝，一条红浪喷将过去。两矮人儿应声栽倒，一些声息也无。于是大家闻声齐集，寻了半晌，哪里有什么矮人儿？只有两个纸人儿横在地下，被污狗血喷得一塌糊涂。仔细一看，那纸人儿有三寸长短，当胸前还有蚯蚓似的朱符。从此官中方才信咧，却也没作理会处。

“后来街坊上又起了一种浮言，说欲驱此祟，非西山活佛不可。官中虽强挣着不肯去求，当不得商民自家斲资去求。说也奇怪，西山活佛也画了许多符，命他们各贴门首，果然从此便不闹咧。依我看，这都非国家祥瑞之兆。”

杨芳笑道：“巧咧，解铃就是系铃人，焉知这剪头发不就是西山活佛捣的鬼呢？”马宽听了，连连点头。三人这场快饮，直至日色平西。临散之间，马宽再四嘱咐遇春，并说明福公府的街道，于是遇春深谢赠骡之惠。眼看马宽笑吟吟扬长而去，杨芳便道：“我出来访你，就为额侯有征苗之信很是机会。今巧遇马丈，巧咧，福公爷就许将兄荐引到额侯处哩！明日福公府倒不可不去一趟。”说罢，走至岔路，各自分手。遇春得骡，甚是畅快，一径地骑回店中。店人问知所以，方各放下心。

这时，满都中纷传红苗乱事。店客们互相议论，也有说红苗蓄意作乱的，也有说为官中所逼的。遇春听了，通没头绪。次日午后，方沉吟去寻马宽。只听得店门首人语嘈杂，少时一个店伙蝎蝎螫螫地跑来，不容分

说，将遇春拖到后院，低语道：“杨客人，咱们虽是初交，却是您离乡背井的不容易，俺们跳人儿吃饭，更透着难上难。咱们大家但愿无事才好。”遇春听了，登时愕然。店伙道：“不是的呀，您实对俺说，昨天那骡究竟是怎么样子事？今天有大门头的人风风火火寻您来咧！立愣着眼，一定要寻骑骏骡杨客人。您自家思忖吧，俺知会您，却是好意。”

遇春随口道：“大门头是哪个呢？”店伙道：“哟，我的佛爷桌子！便是那福公府哇！”遇春听了，不由好笑，知他用意误会，便笑道：“你放一百个心，便命他们进来见我。”说罢，从容趑回。

店伙脖子一缩，只得狗颠似跑去。少时引进一人，衣帽齐楚。遇春方站起，那人已请下安去道：“小人是马爷仆人，家主立请杨爷到府。”说罢，呈上名刺。遇春颌首道：“有劳管家，俺正思去见你家主哩，且屈外厢暂候就是。”仆人听了，侧身退出。

遇春方起结束，那店伙早一脚踏入，没口子笑道：“杨爷莫怪我胡诌白咧，我就是小心眼儿、热性儿、心直口快，外号‘风火三’，他们顺口又叫我‘张飞屁’。你老大量，不给我顿窝心脚吗？”一阵胡噪，遇春只是微笑。他见百忙里插不上手，却飞也似去牵骡。少时，遇春衣冠都备，他早将鞍辔整顿停当，便引遇春吆喝着出来。那来仆这时已控马而待，于是就店外各上坐骑。鞭丝一漾，如飞而去。

便有打趣那店伙的道：“你就是心眼好，也须有个忖量。你看人家杨客人，正正道道，大气大度，会有别的不够瞧的吗？”店伙跌脚道：“得咧，从此俺就有屁，只给他个不放如何？”

不提这里调笑，且说遇春随仆人来到福府门首，抬头一望，好一派潭潭甲第，气象深邃。由大门望进去，宅舍连延。这时门首舆马杂沓，仆人和遇春忙下坐骑，早有人带过一旁。于是遇春逐处留神，随仆人徐步而入。转过两层院落，方到一敞厅，马宽却笑咪咪迎将出来，拖住遇春道：“公爷此时正在接见宾客，咱们趁这当儿正好细谈哩。”说罢，相携而入。

宾主落座，仆人端过茶，马宽目示他退去，然后笑道：“昨天俺回来，恰好公爷在后射圃习箭。”遇春惊道：“怎的公爷这等齿爵，还不忘劳动？可敬得紧！”马宽道：“正是哩！想也是古人运甕之意。他老人家每天习射三次，风雨莫误，看光景比吃饭还要紧。俺们一班旧人儿曾从容问公爷道：‘您一天到晚除披览书史外，便是殷殷习射，通没个暇逸时。何不撙惜些精神呢？’公爷笑道：‘精神是越用越旺，体魄是愈动愈强。古人说得好，户枢不蠹，流水不腐。昔卫武公髦年犹勤学不倦，也是此意哩。’”

遇春听了，不由赞叹。马宽道：“俺等公爷射罢，便从容将你的武功

一提，公爷已经喜得什么似的。俺又趁势说道：‘此人箭法尤其不同。’”遇春讶道：“马丈如此说，不觉冒昧吗？”马宽笑道：“公爷性儿爱才若命，俺是知得的。当年累次出征，赏拔起多少人！但有寸长足录，他便舍不得哩，不然俺敢率尔进言吗？当时公爷听罢，越发欢喜，便命俺请你来见。今晨起来，已经问过俺两次咧。”遇春听了，正要起谢，只见马宽略一沉吟，忽叫道：“来呀！”

一声未尽，即有一人飞步抢入。正是：

名将风仪犹未识，伟人气度已先闻。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